

“闻韶印记·廉文荐读”征文选登

廉洁文明家风

济水滋养下的济阳文化与家风

李长三

家风一词始见于西晋潘岳的文学作品中,也称门风,指的是家庭或家族世代相传的风尚和风气,是给家中后人树立的价值标准。家风,是建立在中华文化之上的集体认同,是儒家文化产生后,逐渐形成的一个体现家族成员精神面貌、道德品质、价值取向和审美格调的文化体系。因此,好的家风基本是相似的,都离不开儒家文化里面的那几个规范和标准。而扎根于齐鲁大地的济阳,正是儒家文化衍生出的家风体系。我曾在一次关于征集济阳精神的座谈会上提出,济阳精神正合乎了儒家经典里面常被引用的“厚德载物,自强不息”这一精神。这与那条古老的济水是密不可分的。俗语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济水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世代济阳人是最直接的接受了济水的滋养,慢慢形成了如水的品格。因此,凡是涉及到济阳的人文和精神,永远避不开济水这条脉络。

济水,古代四渎之一。在古代,济水地位非常显赫。古人把有独立源头,并能入海的河流称为“渎”。《尔雅》中提到的四渎:江、河、淮、济,就是古代四条独流入海的河流,“济”指的就是济水。一脉济水,源于王屋,入于渤海,流经河南、山东,千回百折,三伏三出,却至清至浊,坚守其节,这种情操,是中国古代文人士子们毕生追求的境界。白居易在河南做官时来济感慨:“自今称一字,高洁与谁求;惟独是清济,万古同悠悠。”高洁,是古人眼中的济水。虽然济水尊四渎,却波澜不惊,温文尔雅,这种润泽万物,流芳百世的品德,正是君子们必备的恩泽天地,不图闻达的秉性。于此相对应,中国古代通常把品德高尚,不慕荣华的知识分子称为“清流”。这也是为什么千年来,有那么多圣人出现,孔子、孟子、老子、庄子、荀子、墨子、孙子以及圣圣晏子都是活跃在济水流域,这些圣贤们经过思想上的相互碰撞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而儒家思想是影响最为深远的主流。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和孟子都是土生土长的鲁国人,门下贤士无数,对于传播儒家思想起到很大的作用,所以齐鲁大地往往与孔孟之乡并称,山东人的品质也常与忠厚守信相连。

由此就不难发现济水流域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圣人出现,孔子、孟子、老子、庄子、荀子、墨子、孙子以及圣圣晏子都是活跃在济水流域,这些圣贤们经过思想上的相互碰撞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而儒家思想是影响最为深远的主流。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和孟子都是土生土长的鲁国人,门下贤士无数,对于传播儒家思想起到很大的作用,所以齐鲁大地往往与孔孟之乡并称,山东人的品质也常与忠厚守信相连。济阳地处济水北岸,与泉城济南隔河相望,来自上游的济水携带着儒家文化穿流而过,无论是思想、民风、家风都是无形的洗礼。当年孔圣人就是从济水上游顺流而下来到济阳,那时交通不方便,路艰险,车马慢,还要携带厚重的简书,那是一次漫长的文化苦旅,所以在济水岸边的曲堤听到动人的韶乐才会三月食肉无违。这是一次短暂的邂逅,却注定了几千年的文化情缘,此后韶台高筑,一脉相承,闻韶台也逐渐成为济阳人心中根深蒂固的文化符号,这个文化符号实际上是儒家文化植根于心的传承。因此,不能把闻韶台单纯看做一个建筑或圣人足迹,它留下的是儒家信仰,所以才会引来宋代文学家曾巩和北宋书法家黄庭坚的祭拜和朝圣。

悠悠闻韶台,漫漫儒家源。它是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济阳文人,从西晋的解少连到元代的杨文郁,从山西布政使高时到大理寺副王良相,从经学大师张尔岐到刑部尚书艾元徵……这些济阳的历史名人都是儒家文化的优秀门徒,都有良好的家风传承。解少连,即解系,西晋时历任黄门侍郎、雍州刺史、西戎校尉等职,其父解修曾任琅琊太守、梁州刺史,名望甚好。解修在当时应该是个出色的教育家,他身教重于言教,把三个儿子都调教成少年才俊,特别是解少连成长为栋梁之才,虽然他在为官时因刚正不阿得罪了司马氏家族而全家被斩,但他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品格如一股清流,融入济水,载入史册。艾元徵也是一位颇受家风润泽的幸运儿,其父艾魏,曾出任河北沙河县知县,为官廉明,

且教子有方,他和弟弟艾元衡均因受惠庭训而成名,艾元徵参加清初科举考中进士,正式踏入仕途生涯,最后官至刑部尚书。作为清初朝廷重臣,他政绩卓然,著述甚丰,而且尊敬师长,孝敬父母。歿后被康熙帝封赠为光禄大夫。

最后要提的是张尔岐,在济阳历史文化名人中他是唯一一个没有参加科举入仕却获得大成就的人。他是儒家经典的集大成者,独精“三礼”,又乏雄奇之学。有句话说,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成功与失败,张尔岐其实是有着很好的家学渊源和廉洁家风熏陶,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慷慨好义、坚守节操之士,况且父亲张行素在任职山东按察使司某巡道时,就以不慕荣华、清正廉洁著称,这一切都深深影响了张尔岐。然而,朝代更替往往会引起命运的变故,清兵入关后,他遭遇了国破家亡父亲被杀的切肤之痛,从此拒绝参加清朝的科举,隐居乡里,教授著述,贫困终其一生。这一方面是为前朝尽忠,也是为父亲尽孝。按着享乐主义的观点可能会觉得张尔岐的人生不够实惠,但长远来看,人们早已忘却了那些达官贵族,却一直记得那位亦真亦幻的蒿庵先生。

张尔岐是位被神化的学者,所以我经常拿他和同样被神化的傅山(傅青主)相比较,也许张尔岐在儒家治学方面不会低于傅山,但在其他领域和全国的知名度还远不及傅山,毕竟傅山不单纯是个文人,还是个不折不扣的抗清志士,在这一点上他比顾炎武还要顽强得多、坚韧的多,所以会引起康熙大帝的重视,三次到山西微服私访,目的是请傅山做官,没想到这个“不识时务”的儒生宁可坐牢也没答应,这让康熙帝十分不解。这件事证明了一个外族入侵的统治者永远理解不了儒家文化的精神所在,就如当年忽必烈无法理解文天祥只求一死拒绝投降一样。儒家的忠孝其实是深入骨髓的操守,因此一个优秀的儒家学者必然是个大义凛然的民族英雄,所以会有岳飞的“精忠报国”,会有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绝唱。

济水曾是那么的清澈,在流入山东东时被称为大清河,矗立济阳古城南望,但见绿水回环,帆影翩翩。人们依河而居,稳定自足,也算是一种得天独厚。所以济阳的先人们常说:“出村不出县,围着济阳转。”然而,这种现状还是有了改变,清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在河南兰阳铜瓦厢决口,无情的洪水不仅吞没了无数的生灵和财产,也改变了以前的走向,强行占用济水河道而流入渤海,从此济水消失,济阳成为黄河岸边一座岛。有人说,黄河的介入影响了济阳人的性格和家风,但深入研究会发现,黄河只是占有了济水的河道,并没有战胜济水,济水依然存活于黄河之下,相反是济水改变了黄河,是济水把咆哮的黄河变得舒缓而文雅。我曾在傍晚或清晨拍过很多黄河的照片,根本就不像黄河,分明是一个平静的君子之河。这让我联想到我们的中华民族,虽然曾多次被打败,却从来没有被改变,而是中华文化多次改变外族入侵的统治者。由此看来,敦厚善良的济阳人仍然与济水同在,与儒风并行,济阳人的性格和家风依然是济水滋养的儒家风范。

“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我们的家风需要礼义廉耻,家国天下,也需要壁立千仞,无欲则刚,这一点,济阳的先贤们给我们做出了榜样,需要长期的继承与发扬。

作者单位:区文联



廉文品思

奇文《钱本草》

齐建水

唐朝张说积四十年做官之经验,十七年修史之根底,总结人生七十年之阅历,写下了一篇奇文《钱本草》,现录于下:

钱,味甘,大热,有毒。偏能驻颜,泽流润,善疗饥寒,解困厄之患,立验。能利邦国,污贤达,畏清廉。贪者服之,以均平为良;如不均平,则冷热相激,令人霍乱。其药,采无时,采之非理则伤神。此既流行,能役神灵,通鬼气。如积而不散,则有水火盗贼之灾生;如散而不积,则有饥寒困厄之患至。一积一散谓之道,不以为珍谓之德,取与合宜谓之义,使无非分谓之礼,博施济众谓之仁,出不期而信,入不妨己谓之智。以此七术精炼,方可久而服之,令人长寿。若服之非理,则弱志伤神,切须忌之。

全文虽只有区区两百来字,却含有褒贬,把钱的性质、利弊、积散之道描写得淋漓尽致。

首先,定义了钱既“甘”又“毒”双重的性能。“钱,味甘”,让人羡慕,让人渴望。手中有钱了,“偏能驻颜泽流润”,能救济贫困,兴国利民。然而,钱亦“有毒”,能“污贤达”,“令人霍乱”,如“服之非礼”,“取之非义”,则必被钱“毒”所害。轻则“弱志伤神”,重则招“水火盗贼”。俗话说得好:

“钱,钱,钱,命相连”。

其次,告诉世人钱该怎么花。“如积而不散,则有水火盗贼之灾生;如散而不积,则有饥寒困厄之患至”。应该“积散相宜”、“博施济众”。不但要懂得如何赚取财富,更重要的是要学会如何支配财富,如何让财富为我所用,让财富提升自己人格,实现人生意义,否则,只是一守财奴,反而被钱财所驱使了,本末倒置,岂不悲哉!

《钱本草》为世人开了这样一副“七谓”药方:谓道、谓德、谓仁、谓义、谓礼、谓信、谓智。以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用钱要有度,这就叫‘道’;不把钱看作珍宝,不贪婪,这就叫‘德’;付出与所得相适应,这就叫‘义’;不贪非分之财,这就叫‘礼’;乐善好施,这就叫‘仁’;交易不违约,这就叫‘信’;不让钱伤害了自己,这就是‘智’。”张说认为只有做到这七点,才可以说尝到了钱的甘味,克服了钱的热毒。

张说以钱喻药,诊治时弊,利害之论颇富哲理,寓教深刻,对于古今中外腐败不廉者都是一剂很好的灵丹妙药,对世人树立正确的金钱观很有教益。

其实,钱本无善恶,是人赋予了其善恶。钱只不过是一种印刷精美的纸片,本身没有什么思想感情,谈不上对人有利益

是有害。金钱的善恶,还是出在人的身上,出自于人的金钱观上,出自于人对金钱的使用上。《茶花女》中有一句名言:“金钱是好仆人,坏主人。”是做金钱的主人,还是做金钱的奴隶,这反映了两种不同的金钱观。

人人都需要钱,有的人积极努力的挣钱,是为了更好的实现人生的价值,在满足自身需要的同时也为他人服务,“博施济众”。也有的人却恰恰相反,他们为了金钱,不惜利用一切手段,甚至做出违法犯罪的行为。

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每一公民都面临着金钱、权欲和物质的诱惑,都在经受着各种严峻的考验,其根源无一例外是一个“钱”字。一个人能否坚决抵制各种腐朽诱惑,关键在于自身素质和意志的修养、磨炼,看金钱观和人生观是否端正。只要我们要依靠自己的双手,辛勤劳动,合法致富,就能挣钱问心无愧;同时,又把钱用到正道上,赡养老人,教育子女,锻炼身体,为贫困受灾捐款,为亲戚朋友解难,不贪不奢,做到花钱心安理得。就像《钱本草》所说,只有“不以为珍”,不取不义,才能免为其害,使钱真正成为利国利民,利人利己的“好仆人”。

作者单位:区文联

闻韶情风

张尔岐:节操高尚的经学大师

张尔岐(1612—1678),字稷若,号蒿庵,济阳张稷若村人。生于明神宗万历四十年,卒于清圣祖康熙十六年,年六十六岁。明清之际著名经学家。《清史稿·儒林》中有传,《辞海》、《辞源》及《中国人名大辞典》中均有简介。

张尔岐的父亲张行素,平生推崇儒家学说,所生四子,张尔岐居长,二弟双目失明,三弟尔徵,四弟尔崇皆好博学。张尔岐幼时拜陈苍屏为师,熟读四书及诗、书、易各经。十五岁拜师董之有,后又从师董之朋,学习老子及先秦诸子学说。十六岁考入县学,品学兼优,深受师友器重和赞赏。他惜时如金,勤苦攻读,特别喜好写“日记”,借每天学习的心得体会不间断地记录下来,常年不疲不息。

明崇祯戊寅年(1638)冬,清兵进犯济阳平棚店一带,张行素率乡民与清兵奋战而被杀害。三弟尔徵在战乱中迷失,四弟尔崇有幸死里逃生。从此,赡养母亲、照顾幼弟的重任就落在张尔岐的肩上。他一面耕种田园,一面教授乡里,把自己破旧简陋的居室题名为“蒿庵”。教学之余,农事闲遐,便潜心探究古籍奥妙,深入研习学术精微,求博大而精深。张尔岐曾先后在济阳白杨店、曲堤闻韶书院、济阳县城和济南按察司街等地教书讲学。清代刑部尚书艾元徵便是他在闻韶书院教学时的得意门生。

张尔岐把主要精力都倾注到对学问研究上。他博览群书,涉猎广泛,穷究程朱理学,深研宋学义理,从事汉学考据。他长于经学,邃于《周易》,精于“三礼”,对《仪礼》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他勤于写作,著述丰富。刊行于世或见诸志书记载的有《仪礼郑注句读》、《周易说略》、《诗经说略》、《老子说略》、《春秋传仪》、《夏小正传注》、《弟子职注》、《蒿庵闲话》、《蒿庵集》、《天道论》、《中庸论》、《谨俗论》、《新济艺文》、《济阳县志》等专著。张尔岐最主要的著作是《仪礼郑注句读》十七卷。《仪礼》即礼经,是儒家的重要经典之一,前人为礼经所作的传、注、疏很多,因年湮代久,经文多有脱漏,而且传与注也有许多混淆之处,致使后人难以读懂。张尔岐经苦心研读,除将传、注分清外,还删削了疏中繁琐附会的文字,并重新进行断句,纂成《仪礼郑注句读》一书,历时近三十年,耗费了半生的心血,至他五十九岁才完成其书。又为监本(官定本)《礼记》石经(刻在石碑立于太学中)《礼记》勘正脱误共300余处。张尔岐于济南讲授《仪礼》时,偶尔为当时著名学者顾炎武听到,顾十分敬佩其见解精辟,翌日绝早即登门拜访,谈论欢洽,遂订交为友。顾炎武读了这部著作说:“《仪礼郑注句读》一书根本先儒,出言简当,其书可传。”顾炎武在谈论师道时还说:“独精三礼,卓然经师,吾不如张稷若。”张尔岐曾应邀参加了《山东通志》的编修工作。晚年,他带病撰写《春秋传仪》一书,未成而卒。

张尔岐品德高尚,为时人所称颂。明末应科举考试,有人送他制艺(八股范文)作备考捷径,他不予理会。张尔岐一生寒素,耿介自持。其门人艾元徵时为康熙刑部尚书,每有重礼馈赠,必婉言谢绝,平时更无所干求。曾应召修《山东通志》,事毕不受酬礼而归。事亲至孝,因老母多病而研习医道,术成后乡邻纷至求诊,必细心施治,不惮劳烦。与两弟分居,自择劣等田产;其二弟残疾(盲人),甘愿代其承担赋役30余年,临终还嘱咐儿孙们为叔父代承赋役。张尔岐的家庭、出身、经历、个性,决定了他一生交游的范围和层次根本不能与同时代的其他学者如顾炎武、李二曲等人相比。他在顺治十三年四十五岁以前,交游的圈子基本不出济阳县,论学质疑的对象也只能是同县的几个师友;顺治十四年,他与顾炎武定交后,交游的局面始有改观,论学质疑,有了一个良师益友,人品学问始为外界所知;康熙十二年(1677)至十四年,张尔岐受聘参与山东省志修纂,

交游为之日广,局面为之日廓,朝夕相处切磋学问者除顾炎武外,还有薛凤祚、李煊章、刘孔怀等饱学之士。张尔岐与人交游,除了基于地缘、机缘的因素外,更基于相同或相近的身世、遭遇、思想和感情。

张尔岐为学,走的是经学、理学的路子。经学、理学并重,由经学入,而落脚于理学,两方面皆取得了不俗的成就。他研治经学,采用汉人治经的方法,从句读开始,首先读懂经书,然后思索其理。这是后来清代汉学家的方法。然而,当时并无汉学之名,与张尔岐晚年订交的顾炎武是清代汉学的开山祖,故他对张尔岐的句读学大加赞赏。但是,张尔岐并不以此自限,他要进一步追寻经书中内含的那个天人性命之理,他认为程朱理学仿佛得之,于是他对程朱理学三致其意,拳拳服膺,从而张尔岐之为学又具备了宋学的特点。汉学重实事求是,宋学重理思维,张尔岐兼备两者之长。比较而言,张尔岐博闻多识不及顾炎武,而抽象思维能力又高于顾炎武。可以说,既有汉学的细密工夫,又擅长宋学的理论思维,这是张尔岐为学的基本特点。张尔岐认可并提倡为己之学,认为为己的目的在于充实自己的修养,成就自己的人格,提升自己的境界,而不是沽名钓誉,以博学炫耀于人,以多闻夸示于人。他为学注重心性修养,讲究切合实际,反对无病呻吟,更反对人云亦云,喜欢创新,敢于创新。即使在从事科举、习作八股文的时候,他也不肯套用他人成说,而是独立思考,自出新意。每临考试,不改初衷,“胜负得失,一不介于怀,唯以深思独喻为愉快而已。”(张尔岐《自订(书义)序》)无怪乎其屡试不中。

张尔岐博学多识,节操高尚,品行端方,世人敬仰他,崇拜他,甚至以神相尊。清康熙四十年(1701),济阳闾学生员,全县官绅,公举张尔岐崇祀乡贤祠,乾隆四十年(1736),济南在按察司迤东建蒿庵书院,以表纪念。民国十四年(1925),济阳城内建立蒿庵祠一处。一九五六年,山东省人民委员会将张尔岐墓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此文根据钱明月所著《济阳前贤》整理)

买完了这些零星物品,他们又来到一家副食批发部。批发部的生意不错,很多人在选东西。她选了一箱纯奶,一箱八宝粥,对他说:“这些你要喝就算我们伙里的,如果你不喝,钱由我个人出。”他看着她那认真劲儿,就说:“你就是爱叫真,我还能去沾你的光?你放心,我不喝牛奶,嫌它腥气。”他的声音很响。聒人声高,自己听不见,也担心别人听不见。他的高声把很多目光都拽了过来,就见收银处一个正在交钱的年龄稍长的胖女人指指点点地说:“这老头和老太太就是马家湾那两个搭伙的人。”收钱员黄发条子女说:“搭伙?一个孤老头子,一个寡老太太,白天一个锅里搭伙,晚上一个被窝里搭伙吧?嘻嘻——”“说不定呢!”旁边另一个棕发眼镜女说。他耳背,她们的话没有听清楚,却全飘进了她的耳朵里。她一下把他手里的牛奶和八宝粥夺过来,放在地上,愤愤地说:“放屁!乱嚼舌头,不买了!”说完扭头就往外走。他不知所措,以为自己惹着她了,惶恐地说:“咋耍小孩子脾气?我是说我喝不惯牛奶那味儿……你愿喝就买吧,电视里说喝牛奶补钙。”说

完重新把牛奶和八宝粥提过来,交了钱,追着她出了批发部。她在前面走,一直低着头,耷着脸,他在后面招呼她,她也不说话,等他扶她上车,才把气撒在他身上:“你以后说话小声不行?我又不聋!”“哦,哦!”他检讨地点点头。看着他点头像啄米,她不再说什么,也许觉得这火不该发在他身上,张张嘴想解释几句,见他已启动了三轮车,就说:“向左拐,到惠民大药店去!”“你哪里不舒服,要买啥药?”一上去药店,他的心里便生出一层担心,回头问。“买啥药?去买个助听器,你那耳朵塞了猪毛,快成榆木疙瘩了。”她说。他一听,乐了,腾出一只手来摸摸耳朵说:“是该买个助听器,不然这东西就成黑木耳了。”听见这句话把她逗得笑出了声,继续说:“现在我这对耳朵可是为你长的,专门听你发号施令,要买助听器也要你掏钱。”她说:“耳朵长在在你脑袋上,怎么是为我长的?要真是为我长的,我早割下来拌黄瓜菜吃了。”没说完,自己“扑哧”一声先笑了,笑完,又认真地说:“是不是这个月儿子没寄钱来,你要没钱我给你买。”

“哈……逗你玩呢,我上月卖羊的钱还没用完。”说完,他用羊猛蹬三轮车,向大药店骑去。太阳把那层薄云剥去了,天空像洗过一样干净,阳光毛茸茸地照着,风也变得温和而柔软,如水似云地抚来拂去,像小猫在舔你的脸。回到家,他把三轮车上的东西拿出来,分成三份,一份是她的,一份是自己的,一份是伙里的。分完了,拿出小本子跟她报账,把剩余的分开。然后他把她的那份东西放在她的寝室门口。他家的院子很宽敞,五间北屋是正房,两间伙屋在东南角,猪羊圈在西南角,正好合了当地“东南门西南圈”的院落布局习俗。院子的南面是一个闲园子,里面种着南瓜、丝瓜、扁豆和白菜。五间正房,东面的两间是客厅,中间一



小说连载

晚秋的阳光

齐建水

的。刚盖起时,在村里风光了好一阵子,现在同四邻的宽屋高厦比起来,就像上了年纪的老人,样子越来越抽抽,越卑微了。(二)